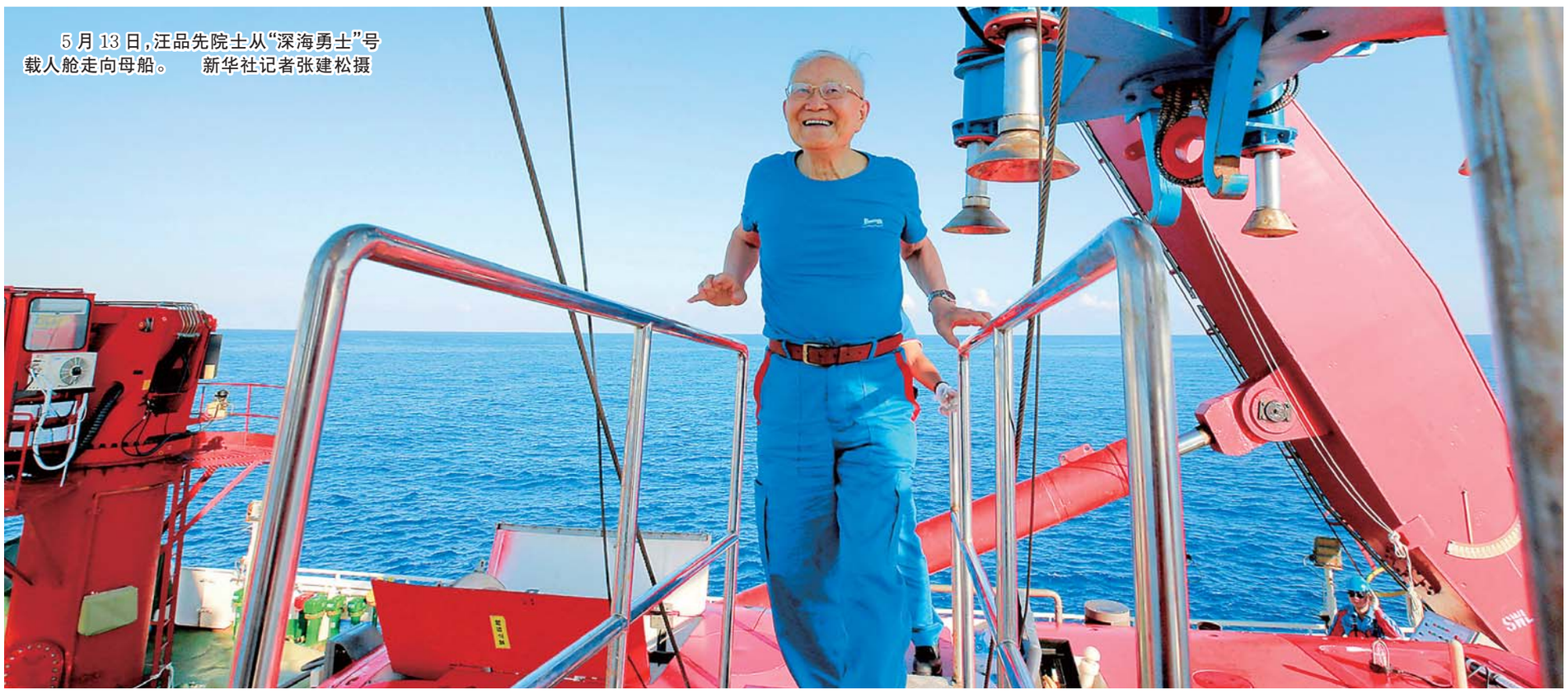
“深海勇士”迎来最年长下潜者

82 岁汪品先院士在南海下潜获重要发现



5 月 13 日，汪品先院士从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舱走向母船。　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

新华社“探索一号”5 月 13 日电（记者张建松）我国自主研制的 4500 米载人深潜器“深海勇士”号，13 日迎来迄今年龄最大的乘客。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、“南海深部计划”指导专家组组长、82 岁高龄的汪品先院士在南海下潜，并在海底获得重要发现。

汪品先正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“探索一号”科考船上，参加“南海深部计划”西沙深潜航次。该航次共有来自全国 14 个单位的 60 名科考队员参加，主要聚焦于南海西沙海域的冷泉、沉没珊瑚礁和深海浊流三大科学主题开展科学研究。

13 日 8 时 10 分，汪品先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一起登上了“深海勇士”号。载人深潜器在潜航员的驾驶下，顺利抵达目标海底。他们在海底进行了长达 8 个多小时的观察研究和采样工作，最大下潜深度 1410 米。

16 时 40 分，红白相间的“深海勇士”号顺利浮现在蔚蓝色的海面上。走出载人舱，汪品先精神饱满，笑容满面。他介绍说：“今天下潜的西沙海区获得了重要发现。深潜器刚到海底，就发现了以管状蠕虫和贻贝为主体的冷泉生物群。此后又在玄武岩区，发现了以冷水珊瑚和海绵为主体的特殊生物群，堪称西沙深海的‘冷水珊瑚林’。这非常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。”

“20 多年来，这是我第 4 次南海科考航次，都是进行国际前沿研究。但前 3 次都乘坐外国的船，这次乘坐我国自己的船、自主研制的载人深潜器，亲眼观察到南海的海底，真为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感到骄傲。这趟海底的旅程，真像爱丽丝漫游仙境，我刚从仙境回来。”汪品先说。

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边缘海，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深海区。2011 年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了“南海深部过程演变”研究计划（简称“南海深部计划”）。该计划以“构建边缘海的生命史”为主题，以海底扩张到板块俯冲的构造演化为“骨”，以深海沉积过程和盆地充填为“肉”，以深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“血”，在岩石圈、水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层面，解读南海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“南海深部计划”执行 8 年来，吸引了全国 30 多个单位 700 多名研究人员参加，共设立了 60 个研究项目，组织实施了近地磁异常测量、主动与被动 OBS 观测、珊瑚礁与海山钻、沉积作用锚系、潜标与海底观测、三次大洋钻探、三个深潜航次等许多重要的海上科考活动。

据汪品先介绍，“探索一号”西沙深潜航次，是“南海深部计划”三个深潜航次中的最后一个，也是 8 年“科学长跑”的最后冲刺。今年底，“南海深部计划”即将收官，可望超额完成立项时所定的科学目标，使南海成为全球研究程度最好的边缘海，建立起我国在南海科学上的主导权。

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深潜器是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、由国内近百家单位共同研制，先后突破总体设计与优化、大厚度钛合金载人舱设计制造、大深度浮力材料、低噪声深海推力器等一系列关键技术，去年成功进行海试，今年正式投入试验性应用。汪品先的此次下潜，也是“深海勇士”号第 67 次成功下潜。

『该谢幕时反而要登场』

在众人关切的目光中，汪品先教授稳步爬上扶梯，登上了不满周岁的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深潜器。在南海的万顷波涛中，缓缓驶向海底的沉积珊瑚礁，观察采样长逾 8 小时。

汪品先是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。他虽 82 岁高龄，却依然拥有一颗“赤子之心”。

“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。”谈及自己在众人眼中的深潜壮举，汪品先说。

去年，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“深海勇士”号 4500 米载人深潜器成功海试，今年投入实验性应用。汪品先第一时间决定使用“深海勇士”号及其科考母船“探索一号”，执行他领导的“南海深部计划”西沙深潜航次任务。

“作为一名海洋科学家，到海上观察研究大海是很平常的事。我期待有更多的海洋科学家走出实验室，到大海中来。海洋知识的根源在海洋，海洋科学的灵感在海洋。在大楼里写论文固然重要，但是科学家不能专靠学生出海取样。”汪品先说。

现代科学的发展，原本就源于人类的好奇心。从小，汪品先就喜欢遐想。他曾在《院士自述》里写道：“独坐静思，其实是十分有趣且有益的。我喜欢在飞机上观赏云海变幻，真想步出机舱在白花花的云毯上漫步；也喜欢在大雨声中凝视窗外，想象自己栖身水晶宫的一隅……”

在 60 多年的科学生涯中，这种好奇心不断引领着汪品先，一步步深入探索海洋与地球科学的前沿奥秘。

从第一次以中国的首席科学家身份主持设计 20 年前的国际大洋钻探航次，到推动我国大洋钻探“三步走”；从推动并主持我国“南海深部计划”，到建造我国海底观测网，他的每一次好奇，都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。

在“探索一号”科考船上，这位 82 岁的科学大家，每天参加科考讨论会，发表自己的看法，认真倾听小辈们的意见，与大家一起规划考察路线，并根据实际情形，实时修改原先计划，谦逊而随和。

但在生活上，他却像孩子一样固执，拒绝了船上所有的特殊待遇。一日三餐，他像所有的考察队员一样，在船上爬上爬下；在风浪的颠簸中，依然坐在电脑前工作，就像在陆地上一样，惜时如金。

他还像孩子一样毫不忌讳地谈论着健康与生死。船医给他量血压，他得意地说：“看，我的血压像小伙子一样棒，不过是靠药物控制的。”去年底，他查出了前列腺癌，医生的保守治疗方法，控制了病变指标。这次上船，他仅带了一支皮下注射的针剂。

“到了我们这把年龄，都是排着队等着‘走’的，有的人还要来插队。”汪品先幽默地说，“别人是博士后，我是做院士后。我国的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以来的最好时机，许多我年轻时想做而做不成的事，到了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，怎能不抓紧宝贵的时间？”　**（记者张建松）**

新华社“探索一号”5 月 13 日电

超越血缘的母爱

新华社记者

清晨 6 点半，刘淑琴起床。

打扫房间，做好早饭，叫醒女儿，送去上课……一整天她都在忙碌中度过。

她的生活，因这些孩子而变得不同。

我有 12 个孩子！

“来，妈妈教你系扣子，看，把这个对上，好，这个手抓着扣子，穿过这个眼。”

刘淑琴已经手把手教了 3 年，7 岁的小女儿小颖（化名）还是不会系扣子。

“妈妈看看漂亮了没，眼睛看着镜子，自己照一个，看看漂亮了没？”

一边给大女儿小丁（化名）梳头，一边试着跟她交流，而 18 岁的小丁只能低声吃力地说出三个字——漂亮了。

孩子们的回应很微弱，刘淑琴却已经很欣慰很满足了。

这是两个特殊的孩子，小颖是先天愚型，小丁精神发育迟滞，理解和沟通能力很差。

“这些孩子先天发育不好，反应比较迟钝，要反反复复给她讲，小女儿 7 岁了还是不会用筷子。”刘淑琴说。

因为患有先天疾病，小丁和小颖一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，后来被收养在宁夏儿童福利院，受益于家庭寄养这种新型孤残儿童养育模式，两个孩子先后来到了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惠丰村的刘淑琴家。

刘淑琴从 2003 年开始成为寄养妈妈，那一年，3 岁的小丁来到了她的身边，当时她自己的儿子 15 岁，闺女 13 岁。

“她来的时候皮肤白白的，因为自己孩子大了，现在来了个小孩，所以家里人都特别喜欢，我老公就抱着她串门子，邻里都说，得了个小女儿，高兴得很啊。”刘淑琴回忆道。

养大了自己的两个孩子，照顾小孩算是很有经验了，但这次却超出了她的想象。

刘淑琴说，小丁刚来的时候呆呆傻傻的，动不动就尿了，大便拉裤子里了，照顾起来很费劲。

“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，早晨吃完饭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家庭寄养工作服务站，大的在手工室学刺绣、穿珠，小的在特教室进行康复训练，上午下午，一直坚持来。”刘淑琴不仅要当孩子的母亲，还要当她们的老师、陪读和康复训练师。

从 38 岁到 53 岁，这些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占据了她人生整整 15 年宝贵的时光。

“我自己有两个孩子，在我家前前后后寄养了 10 个孩子，等于说我有 12 个孩子了。有时候别人也问我嫌弃不，我说自己也是母亲，也有孩子，我把这些娃娃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谁会嫌弃自己的孩子呢！”刘淑琴说。

她会叫我妈妈了！

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是艰辛的，也是幸福的。

2014 年，刘淑琴因腰部受伤住院治疗，回家后，只能卧床静养。

▲寄养妈妈刘淑琴教大女儿小丁（化名）学习刺绣（5 月 3 日摄）。　**新华社记者卢鹰摄**

一天，家中只有刘淑琴和小丁母女两人，当时 14 岁的小丁主动给她端来一杯水。

对于普通孩子来说，这个年纪早该懂事，照顾生病的妈妈并不稀奇，但刘淑琴却深知对于小丁这样的孩子是多么不易。

“哎哟，我当时可感动了，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。孩子虽然不善表达，但她心里知道妈妈生病不能下地了，需要有人照顾。”刘淑琴说。

十多年朝夕相处的母女情，那一刻凝聚在一杯简单的白开水中。

浓浓的亲情不仅仅在两个孩子与刘淑琴之间。

刘淑琴的儿子平时在外工作，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小颖，还经常给她带礼物。

“有时候儿子一段时间不回来，她也想哥哥，但不会说，就自己跑到哥哥房间躺一会儿”。刘淑琴说小颖有她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哥哥的想念。

小颖 4 岁时来到家里，刘淑琴每天都教她叫妈妈，一年多过去了，却迟迟不开口，这让刘淑琴有些着急。

2016 年秋天的一个早上，小颖突然开口叫了两声妈妈。

“我当时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赶紧让她再叫我几声。”刘淑琴有些激动。

宁夏儿童福利院永宁家庭寄养中心主任王津说：“有的孩子好久了才会叫妈妈，好多家长一听，赶紧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的孩子会叫我妈妈了，我太高兴了！”

根据每个孩子送来时的身体状况，福利院会给他们推算一个生日。

今年 5 月 12 日是小丁 18 岁的生日。按照规定，成年后小丁将被转送到社会福利院，离开自己生活了 15 年的家。

5 月 13 日，是小丁在家陪伴妈妈度过的最后一个母亲节。

刘淑琴在不舍的同时，加紧教小丁一些手工技能，希望女儿以后找到一份简单的工作。

相对于普通孩子，小丁的未来有太多的未知。

“担心她能不能工作，能不能自立，能不能成个家有人照顾。哎，有时候这个事，不敢想啊。”刘淑琴对孩子的担忧和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。

孩子总有离开家的那一天，但是这些孤残儿童在寄养家庭中的生活经历，将会影响他们一生。

27 岁的小凯（化名）曾在寄养家庭生活过，如今，他已步入社会，走上了工作岗位。“在寄养家庭能感受到家的温馨，有爸爸妈妈的关怀和兄弟姐妹的陪伴，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外，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慰藉和满足，如果我没在家里生活过，这辈子就可能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。”对于这段生活，小凯甚是感念。

宁夏儿童福利院院长杜勇说，我们曾做过对比研究，与在儿童福利机构长大的孩子相比，生活在寄养家庭的孩子情感更充沛，因为他们拥有过完整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，这是他们一生的财富。

不能让他们被二次遗弃！

在银川市永宁县惠丰村，目前有 100 个孤残儿童生活在 57 户人家，在过去的 17 年中，共有 328 个孩子在 102 个家庭里生活过。

但起步并不容易。2001 年，当宁夏儿童福利院在永宁县开展家庭寄养工作之初，当时的惠丰村妇女主任王书敏带着王津在村子里走访，给村民们做普及宣传。因为需要寄养的都是孤残儿童，很多村民都不愿意。

“你说得这么好，你自己咋不带一个？”面对王书敏的游说，村民郝耀光当众质疑。没过几天，王书敏就接收了一名孤儿，成了一位寄养妈妈。

在少数人的带动下，这份爱心被不断传递，越来越多的惠丰村村民加入了家庭寄养工作的行列。这里也渐渐成了宁夏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第一村。

2004 年，郝耀光和爱人也先后接纳了两个孩子。

政府对寄养家庭有一定的经费补贴，刚开始一个孩子每月不到 300 元，目前增加到 1000 元，这也算是对寄养家庭的一种激励。

刘淑琴说，最初自己刚好闲着，加上还有些补贴，所以就试着带带这些孩子。现在家里有钱了，但是这份情感却割舍不掉了。我愿意把这件事做到底，因为这是一种爱的传递，也是受人尊重的，现在像我一样的寄养妈妈越来越多了。

40 岁的李红勃当过幼教、做过生意，2012 年她回到惠丰村后，被周围寄养家庭的爱心所感染。

“当时我家楼上就有一个爱心家庭，我看她每天带着孩子去做康复运动，在小区楼下玩，很有感触。我特别喜欢孩子，自己也做过幼教，觉得带孩子一定不比别人差。”2015 年，她家迎来了两个先天愚型的孩子。

周围年纪大一些的寄养户也有人问过李红勃：“我们年纪大了，只能带带孩子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不出去打工多挣点钱？”

但是在李红勃看来，两个原本陌生的孩子叫她“妈妈”时的幸福感，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

“刚开始做家庭寄养工作时，惠丰村还是农村，可现在因为城市扩建，村里人都成了拆迁户，家家都有几套房。如果说起初还有些经济刺激的话，那么现在这些寄养妈妈已经把这当成了一份事业来做，她们真的很伟大。”杜勇说。

如今在村民们眼中，寄养的孩子和自己的娃娃一样，都是村子的一部分。

对一些自理能力强一些的孩子，福利院会送他们去幼儿园和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，也会对部分孩子进行一些工作技能的培训，期望他们以后能够自立自强。

“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，这些孩子有愿望、也有资格生活在家庭里，感受家庭的温暖。他们已经被亲生父母遗弃过一次，但社会不能让他们被二次遗弃。”王津说。

用 15 个春秋去爱 10 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。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的刘淑琴，才让这些孩子被亲生父母遗弃后，能够再次体会家庭的温暖。

虽非亲骨肉，依然父母心。

爱，可以超越血缘。

（记者卢鹰、曹江涛、唐亚蒙、刘飞）　新华社银川 5 月 13 日电

新华全媒头条
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
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，订阅“新华全媒头条”栏目